

-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
- 济南战役卷
- 虎啸泉城
- 丛正里 著
- 解放军出版社



REPORTS ON THE JINAN WAR

REPORTAGES ON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CHINA

虎啸泉城



济南战役卷

虎啸泉城

83882

I25
/31

● 从正里 著
● 济南战役卷



虎啸泉城



京新登字 117 号

书 名：虎啸泉城

著 者：丛正里

出版者：解放军出版社

[北京平安里3号/邮政编码 100035]

排版者：一二〇一工厂

印刷者：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

发行者：解放军出版社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2.75

字 数：320 千字

版 次：1992 年 8 月第 2 版

印 次：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40001—71000

书 号：ISBN 7-5065-2095-8/1 • 259

定 价：7.20 元

目 录

卷首:台湾来客	[1]
1 毛泽东周恩来西柏坡运筹帷幄	[5]
2 蒋介石王耀武南京密谋	[21]
3 粟裕点兵	[37]
4 蒋介石飞抵泉城	[49]
5 一着好棋	[57]
6 战云低垂,函电疾驰	[70]
7 “剿总”与“绥区”论兵纷争	[81]
8 令下曲阜	[94]
9 王耀武长夜析梦	[105]
10 许世友姗姗来迟	[121]
11 金陵搬兵救急	[136]
12 大战拉开序幕	[144]
13 突破城东重防	[153]
14 两军相逢勇者胜	[164]

DIS4-119

15	济南告急,援兵音信渺茫	[178]
16	山重水复,吴化文“柳岸花明”	[189]
17	一波三折	[205]
18	“三人小组”策动起义	[215]
19	按兵不动,局势恶化	[226]
20	起义!起义!	[239]
21	战事突变,城防腹背受敌	[250]
22	直取商埠	[261]
23	蒋介石凌空督战	[278]
24	血染城头	[293]
25	外城被破,王耀武秘转北极阁	[305]
26	一鼓作气	[318]
27	受挫,许世友严令强攻	[328]
28	冲开一道生死线	[338]
29	红旗在内城墙上飘扬	[351]
30	大明湖畔的最后午餐	[360]
31	镌刻在历史上的日子:1948.9.24	[373]
	卷尾:“彩云归”	[386]
	后记	[390]
	附录	[393]

卷首：

台湾来客

公元 1988 年秋。

山东省首府济南市西郊机场。

我同济南市侨务办公室朱主任一同迎接一位从台湾来的客人。客人姓苏，是当年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社驻鲁记者站的少校女记者。我与朱主任同住一院，她知道我正在撰写“济南战役”一书。恰巧这位苏女士要来，她想说不定对我创作有用，于是便邀我与她共同接待这位台湾来客。这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。我自去年接受撰写“济南战役”任务以来，跑遍了大江南北，行程万里，采访的对象上百，但像苏女士这样身分的人还未遇到，实属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的人物。我是当年解放军济南前线的战地记者。国共两党记者 40 年后在当年的战场会面，这仿佛是历史的安排。这件事本身似乎又有了某种令人回味之处。

秋风拂拂，黄叶飘落。银白色大型客机从晴空中徐徐降落。我们走近舷梯，用手中的照片对照辨认着远方的客人。

她极像是我们的客人。中等身材，些微发胖，60 多岁的年纪。秋风吹散了她的头发。她面容清癯，目光有神，虽年过花甲，却不失当年风韵。她走下舷梯，一下子扑倒在地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回来了，我可回来了！”许多人惊异地看着她。她的哭自然有其丰富的内

蕴，不过，当时我与朱主任都不知道。

“您是苏梦云女士吧？”朱主任的这句问话才使她恍然大悟般地站起身，惊异地看着我们。

互递名片，寒暄，问候，握手。40年前那带血的历史距离仿佛在我们手上拉近。苏梦云指着机场的跑道说：“当年我奔波于济南、徐州、南京，在这里起落过多次。那时正年轻，我用自己的全部热情为‘党国’事业效力。然而，我们失败了。我的丈夫是守城国民党军的中校参谋，他为劝王耀武休战，尸谏于‘绥靖区’司令部大楼。我是在济南城陷后，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化装潜逃的。此后40年我没有再回来。我曾发誓，永生不再回来。因为那时我心中充满战败后的羞辱、沮丧和绝望。但我违背了当年的誓言，还是回来了。所以能回来，首先是大陆的召唤，是你们共产党对过去的旧恶的宽容。对于我来说，是故地重游，是追寻我那远去的记忆，是一种忏悔感情所致。另外，我的父母都是山东人，早已作古了。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坟墓，添一把土，尽一番做女儿的孝道。在台湾的大陆人几乎都有这种情感。”

一种职业的坦诚推倒了感情的隔墙。“皇冠”轿车把我们送到“舜耕山庄”宾馆。这座宾馆耸立于千佛山西南脚下。起这个名字，大概是受了承德“避暑山庄”的启迪。相传舜帝耕于历山之下，官员们发思古之幽情，便起了这古雅的名字。我们与苏梦云站在庭院里，仰望千佛山，但见郁郁葱葱，云遮雾障。当年那里曾有国民党军一个营守卫，是步枪射击可以打得到的地方；北面是泉城的中心，大明湖、趵突泉均在烟雾中隐约可见，当年两军拼杀的主战场就是那里；向东北望去，燕翅山、茂岭山只在千米处，那是济南的“东大门”；向西北望去，一条宽绰的柏油马路伸向西方，这条路曾是王耀武的小型飞机备用跑道……

我向苏梦云问及这些历史的印记，她说：“记得，我都记得。历史总会淡化，历史也会被人遗忘。可凡是投下自己感情的历史，便不会忘。像我，能忘吗？济南开战以来，我向南京发出几十条新闻，

那里有我的信心、沮丧、欣喜、忧患，当然也有偏见。我是与王耀武的10万守军同亡于这里的。所以，这段历史别人可忘，而我却不能忘！”

“我敬佩您的冷静思考和中肯分析。”我说。

“济南一战改变了我的命运，”苏梦云说，“也引起了我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。不瞒您说，到了台湾以后，我认真地研究了你们共产党的胜利，研究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，也研究了蒋介石这个人。我并不要成为哪个党的人，但想做一个真诚的中国人。”

“苏女士，这次来济南希望您多住些日子，多看看。”朱主任说，“我们这位丛同志是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作家。他目前正在采写有关济南战役的情况。你们两位当年都是战地记者，都曾经‘各为其主’地报道过这个战役。我想，你们二位不妨交换一下看法，提供一些情况，倒是很有好处的。”

苏梦云知道了我的身分，非常高兴地与我重又握手：“幸会，幸会！您是我结识的第一位大陆作家。我到台湾后，立志不再干记者。因为谎言太多，就不容易堂堂正正地做人。在作了一些哲学和史学研究之后，我又酷爱起文学来了。这次到济南来的目的，除了我已经告诉二位的原因外，我还想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为背景，写点文学作品或史学作品。希望能得到朱主任和丛先生的帮助。”

苏梦云的态度正是我所渴望的。说话间，太阳已经西斜，济南的“齐烟九点”在苍茫中愈见黯淡。

明亮的华灯，丰盛的晚餐，推杯换盏，倾诉衷肠。酒过三巡，苏梦云早已醉意朦胧。共产党人的赤诚使残留在她心底的旧怨早已烟消云散。她请我到她的房间，启开旅行箱，取出她珍藏了40年的战斗日记，让我翻阅；我也告诉她，我手头有数百万字的资料，可供她使用。我们商定，我们二人协力完成济南一战的写作。她写她的，我写我的。战争总是由胜利和失败构成的，人类需要胜利的鼓舞，也需要失败的教训。她说，总结失败也许比庆贺胜利更重要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我便与苏梦云一起，沿着济南的山岭、街道和

名胜，去追寻战争的痕迹。

40年星移斗转，风蚀雨涤，很难找到枪痕弹洞，但那段风狂雨骤的历史却不断地在我们眼前跃动。我们极力辨认着，不断述说着，各自打开自己的袖珍录音机，也用各自的照相机拍摄下济南的新貌和旧址……

毛泽东周恩来西柏坡运筹帷幄

丛正里 [后文简称丛]：您看，这里是“解放阁”。

苏梦云 [后文简称苏]：唔，南边仿佛是黑虎泉。

丛：是的，那里正是黑虎泉。“解放阁”三个字是陈毅元帅书写的，用镂金工艺制成匾额，凿成刻石垒砌在亭阁的正面。您看，这迎面墙上著名书法家武中奇书写的“解放阁修建碑记”。

苏：哎哟！好一手功底深湛的楷书。

公元1948年9月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前夕。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举行了著名的济南战役。济南南依岱岳，北临黄河，雄踞齐鲁，襟连京沪，素为历史文化名城、军事战略要地。时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11万重兵凭借易守难攻之地势与高14米厚10米之城垣，构成纵深20华里之防御体系，固守济南并陈兵17万于徐海以待北援。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，副司令员粟裕等，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、人民解放军总

司令朱德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攻济打援之战略部署，在中共地方党组织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，以 18 万兵力阻援打援，以 14 万兵力攻取济南。9 月 16 日午夜 12 时，攻城部队在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、政治委员谭震林、副司令员王建安等指挥下，分东西路同时向济南发起猛烈攻击。东路军攻势凌厉，一举攻占茂陵山、燕翅山，包围历城；西路军势如破竹，首克长清直插机场。19 日国民党 96 军军长吴化文率部 2 万余人起义。我西路大军乘胜前进，扫清外围，攻占商埠，逼近城下，抢架浮桥云梯，英勇奋战，浴血登城。第 9 纵队 73 团首先突破城垣东南隅；第 13 纵队 109 团相继突破城垣西南角。经激烈巷战，攻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，捣毁守军指挥中心。至 24 日 17 时全歼守军，济南宣告解放。是役毙伤俘守军 8 万 4 千余人，生擒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等将官 34 名。我华东野战军第 3 纵队 8 师师长王吉文、第 13 纵队 37 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等将士 3764 人在战役中壮烈牺牲。济南战役之胜利，打破了国民党重点防御计划，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之序幕，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壮丽之篇章。为纪念济南解放，继承革命传统，1965 年济南市人民委员会于解放军首先突破之城垣旧址始建解放阁台基，甫成陈毅元帅题字镌于壁。今逢济南战役 38 周年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，政通人和，经济振兴。济南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意愿，于台基之上续建高阁。工竣爰刻此碑以志铭日。

历山巍巍，泺水悠悠。

烈士功勋，光照千秋。

丛： 苏女士，您看了这“解放阁”的碑记，不知有何感想？

苏：这大概是你们对这场战役的权威性总结了。

丛：是的。这是一个客观的总结，因为这是历史。

苏：我承认，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。

丛：由毛泽东的胜利和蒋介石的失败构成的济南战役发生在40年前。历史在这40年的风雨中沉淀，后人已渐渐找不到遗留的痕迹。年轻的人们，甚至包括一些老年人，不再关注过去。记忆在人生的进程中渐渐淡忘。这就有一个怎样使人们不忘记历史的大课题。我记得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曾说：“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了（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人离得更近？）。”历史是不应该被人淡忘的，但历史已经被人淡忘。那些长眠于烈士陵园的英雄们，在每年的清明时节可以听到哀乐声中的祭文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坟头上被人折下的断枝残花。然而为这场战争付出了生命代价的烈士的亲人和后代，却永远不会忘记血染的城头。如果这个“解放阁”上的碑记能提醒人们时常想想遥远的过去，死去的人会含笑九泉。

苏：您说得很好，大陆的同胞都能这样想吗？

丛：许多人会这样想。您当然会知道，这是由百万人组成的伟大战役，这是一个撼动“国府”官殿的强震，这是对毛泽东群雄和蒋介石集团的优与劣的一次大检验，这也是引发美国将军愠怒和哀叹的一个大事件。可以这样说，忠于人民和忠于“党国”的两军将士都用殊死拼杀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结果，共产党胜了，而国民党败了。但是胜利与失败都是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。当然，世界上不付代价的胜利是没有的。史书往往过分注意研究成功的事件，而文学却不能忘记战争中的人。40年前为运筹这个战役的两方高层

人物都已离开人世,但我们的领袖的睿智大略、运筹挥师以及他们的亢奋、欣喜、焦灼和蒋介石、刘峙、王耀武等的暴怒、疯狂、忧虑甚至颓丧都已成为历史。有人说历史是死的,但我要说,历史也是活的。当我们把真诚的感情注入历史之后,历史就会活生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。

苏: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,应该“直笔”描写历史。战争总是有胜利也有失败,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公正而真实地去论及这场战争。经过这许多年来的搜集,关于济南战役守军一方的资料,可以说我占有得相当多,我想请您提供你方的情况和资料。我的书也想由守军的失败和你们的胜利来结构。40年已经过去,我大概不会成为“江南第二”。

丛: 您看,40年前这里是两军肉搏的地方。城墙早已成为宽绰的马路,历史风雨早已涤净血迹。但我却常常能听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声音。

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前夕,毛泽东的红蓝铅笔多次圈住了济南。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,竟是在一个贫瘠的山沟里,用毛泽东等高层人物的智慧铸成的。那个地方叫作西柏坡。毛泽东是在撤离延安之后来到那里的。在蒋介石眼里,西柏坡似乎是“共匪流亡政府”的藏身之地。他哪里想得到,他的厄运乃至最后被赶到台湾岛上的决策,大都是在那里诞生的。

苏: 蒋介石的确败在毛泽东手里,但如果把蒋先生说成是一介懦夫那也不对。唔,也许我的话有失分寸。不过,我不想为蒋辩护,请您理解我。

丛: 我理解。在那个风雨激荡的年代,蒋介石能在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,充分展开他的政治手段,征服大小军阀,统一了中国,

很不容易；但是他没有打赢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伟人群体，这一点大概是他离开人间之时也为之遗憾的。

济南战役的萌发点究竟在哪里？我首先从毛泽东身上去寻找。我在西柏坡找到了。我向您介绍一个人，王建安，济南战役攻城兵团的副司令员。豫东战役刚刚结束，他满身的征尘未洗，便风尘仆仆奉调北上。他是红四方面军的。山东的许多同志知道他。50年代至70年代，他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，我在军区报社任职时常常就教于他。关于济南战役前夕毛泽东召他到西柏坡的事，他也常常对我谈起。他离家几十年未改湖北乡音。他打完了抗日战争早已身经百战了，而且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指挥过许多战斗和战役。他给人的印象是有勇有谋，严厉，也训人，但人们却愿跟他去打仗。50年代授衔时为上将，却当大军区的副司令。他一生经历曲曲折折，始终不改悔其面折廷争嫉恶如仇的秉性，人们都很喜欢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司令。

王建安接到了毛泽东的调令。

天已经黑了，王建安来到重镇石门（石家庄），这里是聂荣臻打开的“地盘”。王建安在办事处找到了吴玉章——中共有名的“五老”之一，他们认识。接洽之后，王建安上了一辆小汽车，秘密地来到石家庄西北面的一个小村子——西柏坡。

王建安见到毛泽东心情激动：“主席您好！”他握住毛泽东的双手，久久不肯放开。他心中有千言万语。几年东荡西征，将帅远隔千里，见此一面，勾起他们心中的情思。

“建安，你来了，快坐，坐！”毛泽东很爱他的这员战将，他热情地让座并捻亮了灯。

此时的毛泽东身体并不好，身旁还有一名医生守护。不过，解放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使他的双目炯炯有神。他展开一张地图，指着他用红蓝铅笔画出的地方，给王建安分析战争的形势。他说：

“我们经过第一年的内线作战，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，也

基本上打败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。全国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以后,虽然经过不断补充,但总兵力已由它发动内战之初的 430 万人降到 373 万人。其中,正规军虽然还保留 248 个旅的番号,但人数已由 200 万减少到 150 万。由于整师、整旅的被歼和大批高级将领的被击毙或被俘虏,他们官兵当中充满着失败情绪和厌战情绪。”

毛泽东讲话的声音并不高,但王建安听来却十分清楚。

毛泽东继续说:

“与国民党情况相反,我军在第一年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,总兵力已由 127 万人增加到 195 万人,而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,我军已优势于敌人。

“国民党军在战争的第二年里,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 152 万人。经过大量的补充,到目前最近的统计数字,总兵力仍保留在 365 万人左右。其中正规军 105 个整编师,285 个旅,198 万人;非正规军 53 万人;特种兵和海、空军 54 万人;后方机关、学校 69 万人。正规军的 170 多万人被我们钳制在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中原和华东战场上,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的守备,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。而且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是被我们歼灭后重建的,或者是受过我军严重打击的。他们的士气不高,战斗力不强。而在长江中下游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、兰州和贺兰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,蒋介石放着正规军 36 个旅,23 万人,大部分是新建的,战斗力很弱。这就是蒋介石的家底子。

“我们呢,经过两年的连续作战,虽然损失了 80 多万人,但其中的 40 多万人养好了伤又重返前线,我们又动员了 100 多万翻身农民参军参战,又将 80 万蒋军俘虏补入部队,连同国民党起义部队在内,我们的总兵力已发展到了 280 万人。而且我军的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。蒋介石的的确确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。我们建立了 35 个炮兵团,装备了 1100 门重型大炮。我们的部队经过两年的战争锻炼,不但有了丰富的打运动战的经验,而且在石家庄、洛阳、临

汾、开封、宜川、潍县、四平等地作战中，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。”

毛泽东讲到这里停下来，点上了一支烟，说：“王建安同志，这次请你来，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——攻下济南！”

王建安为这突然降临的重任所震动，他站起来：“那么，我不去华北一兵团了？”

“是的。经过军委研究，你回山东去，到山东兵团，做好解放济南的准备。许世友任山东兵团司令员，你任副司令员。怎么样？”毛泽东微笑着。他在判断王建安脸上的反应，同时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王建安即刻说：“我没有意见，我服从军委的决定！”

毛泽东很高兴，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，说：“中央考虑过了，攻克济南的兵基本上是山东人，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；你在鲁中、鲁南也颇有名气哩！你们是山东‘两雄’。人言‘两雄难并立’，我则说‘孤掌难鸣’。你们二人的手要击得响，同心协力，那我们的战士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！”

王建安静静地听着毛泽东的话，他吃透了毛泽东话中的意味是“团结”二字。因为他自己明白，他与老许曾经有过不愉快的争执，自然也都是性格上的瓜葛。好在战争期间，天各一方。今日，毛泽东想到了这一层，他不由得心中一阵愧疚，赶忙说：“请毛主席放心，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！”

毛泽东兴奋起来，说：“好！我们像演一出《失空斩》。你是副将王平，失了街亭，打不下济南，先斩许世友，也要打你40军棍；我则向中央上表，官降三职。行吗？”说罢大笑，那声音洪亮而有力。

晚饭做好了，毛泽东招呼江青：“和前线来的王司令吃饭，你也来陪陪。”江青从她的厢房中出来。她身穿灰色军衣，腰扎牛皮腰带，显得风姿翩翩，见了王建安倒也十分热情地问好搭话。菜是丰盛的，其中有一个炒辣椒，但不是江青做的。她不像当年的贺子珍。贺子珍善于烹调，喜欢照料毛泽东，一有机会就为丈夫做些他爱吃

的湖南风味菜。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，特别喜欢吃贺做的辣椒汤。他今天的情绪十分好，对江青说：“等打下济南府后也请你到济南一游。唔，对了，有个歌谣你还记得吗？‘来到济南府，一天四两土，白天吃不够，晚上还要补。’对吗？你是个‘老济南’了嘛！”

江青对济南似乎没有兴味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夸张，没那么严重，土多而已，我讨厌那个地方！”

毛泽东和王建安刚刚起来的酒兴被江青驱散了。毛泽东对王建安说：“关于攻克济南的一些具体部署，由周恩来同志和你详细谈。”

王建安告别了毛泽东，向周恩来的住处走去。夏天夜里的风有些热了，天上的星在闪耀，小山村在忙碌中，因为这里聚集着中华民族的精英，这里牵动着百万大军，这里产生着一个个伟大的谋略。济南战役的伟大构想就是在这里萌生、发展、完善和成熟的。

王建安在警卫员的引导下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。他以前见过周恩来，那是长征刚刚结束后，在陕北。此后一直未见面。周恩来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之光。王建安坐定后，周恩来先听了王建安的汇报，然后询问部队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我们决定打下济南。毛主席大概同你谈了，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“我完全赞同中央关于攻克济南的决策。”王建安说，“全国的形势，毛主席和我讲了，给我的印象是，我们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压缩在一些大中城市和一些战略要地、交通要点。山东的形势，在打下潍县之后，敌人只有青岛、烟台、长山岛、兖州和济南几个要点了。济南有王耀武的10万重兵防守，它像楔在华东、华北两片土地上的一颗大钉子，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。拔掉了它，我们就可占领和巩固广大的地域，以便我们组织更大的战役。”

周恩来说：“你的意见很好！蒋介石集团随着军事形势的每况愈下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也发生了严重危机。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反饥饿、反迫害、反独裁、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。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、争权夺利，矛盾愈益加深。许多地方的实力派正在